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六輯

臺
灣
外
記
(全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〇種

臺
灣
外
記

江日昇

臺灣外記卷之五

(順治庚子年至康熙壬寅年共三年)

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輯定

順治十七年庚子（附永曆十四年）正月，偵者飛報：『將軍達素滿騎首程已到福州』。成功集諸提鎮、參軍議曰：『彼因江南之敗，欲乘我喘息未定，前來攻擊。候彼整船調兵，必於五月。斯時南風正盛，江、浙沙船未必敢出；惟慮粵東而已』。周全斌曰：『粵東船隻，六櫓、八櫓只好守港。若出汪洋，非彼所長。至於碣石之蘇利、南洋之許龍，雖然陽奉，亦戀棧之馬耳，豈敢離其巢穴？若漳、泉之師，分頭敵之，必可破也』。功曰『爾料誠當』。隨馳檄南澳忠勇侯陳霸，準備船隻，防敵蘇利、許龍。又另檄銅山忠國伯張進出殲船於宮仔前遊颶，以作南澳援師；謹守八尺門炮臺，以備陸路渡江。

二月，成功令工官高標營工備整措戰艦備敵。又調南北汛各撥艦到廈門聽令。

三月，將軍勝萬到泉州。會總制李率泰、提督萬得功、海澄公黃相、就泉、津各港之石碼、海澄造馬船、糧船，備制南島。又加會南澳總督李懷恩、碣石總兵蘇利、南洋總兵許龍、統平總兵吳六奇。又調寧波、溫、台各港船齊下。

時有總督張煌言屢犯軍事孔有德一枚往廈門與其小功弟張德。因德在張功處為鬍子，謀欲乘其會議計謀事，要用點心時，一齊毒死。他無喜富貴之說然，奈心中甚恨

人。旭又深得恭質，以身非常勸勞。贊其用謀兵半渡而擊之計，雖古名將不過是也；稱「不絕口」。聯以為微服未浅，談笑自若，設筵款待。酒畢，旭告辭出，而不即行。停步營前，指其所擊之處，搖頭咋舌，稱其功異大焉。又說：「舊令榮不許起解，致閩安候五軍之死。行三五步止，又大賛湯主料威必從湖。主問湖平，發炮一震，遂勝。真神算也。」又行三五步停止，因顧聯左右數十好漢佩大刀隨之。旭冷笑曰：「吾與貴國主交最厚，今日到貴界賞大功，不遇敵頭主見我遠來，步過江邊，未盡之談，再為驕撫。何用佩刀跟隨？」聯驚說，亦笑，退其左右，只存管家一人而已。旭又行，又停步，又高談，如倒瓶中之水，滔滔不竭。直進至江邊，作揖相辭。而舟中二十猛士飛舟，俱翻下船，駕駛而去。沿於中望見，欲趕來救，望到半江，軍士齊沸。最後續陳輝同刑官程應燭至，督出成功凜，僅數語通諺，亦無驚干。軍乃安。旭解聯至，成功聞以聯敗渡江，若非赫萬津，則今日之地已屬他人矣。聯咬口。成功遣出聯於教場，令寸微以示衆。陳輝爲右虎衛，統其軍。何義爲左虎衛。陳坤爲宣教左衛。

六月，發諸鎮眷口並百姓婦女回廈門。偵報：『粵師吳六奇遣其左營馬嵩帶兵至潮州，割於韓祠之左，爲刺客所殺。蘇利、許龍船雖出港，見南澳有備，未敢進前；惟遊颶觀望。迨報聞師失利，亦各斂軍還』。成功雖喜大勝，終苦彈丸兩島，難以抗天下兵。集洪旭、馬信、黃廷、王秀奇、陳焯、楊朝棟、林習山、吳豪、馮澄世、蔡鳴雷、薛

聯桂、陳永華等商議：若得有一處，方可以進戰退守。諸人無以應，但持南北固守爲對。功曰：『吾聞臺灣離此不遠，意欲整師奪踞，何如？』吳豪曰：『臺灣前乃曠野，故太師曾寄跡其間；今爲紅毛所踞。現築城二座：一在赤嵌、一在鯤身。臨水設炮臺，又打沈夾板數隻，紓廻曲折於內港。凡船欲入者，必由炮臺前經過；若越此，則船必觸犯沈夾板而破。堅固周密，將二十餘載。取之徒費其力』。成功聞言，亦中止。

七月，成功遣兵官張光啓往日本借兵。

十月，將軍達素回京。成功欲整師下粵，報原浙江監國魯王殂於金門，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於後浦。

十一月，出使日本張光啓回稱：『上將軍以其前出兵損失，堅意不允；僅助銅煩、鹿銃、盔甲、倭刀而已』。

順治十八年辛丑（附永曆十五年）正月，徐平遠從滇歸，而粵東路阻，趨龍門之安南，安南國王欲平遠以臣禮見。平遠說係天朝使者，守節不屈。國王亦懷成功威，不敢加害，禮重之，置船送平遠回。見成功，陳說劉九臯、劉之清途中陣亡，惟周金湯與平遠至永安見帝。帝命李定國出師，戰敗，孫可望投誠。帝被吳三桂所逼，議欲走緬甸。成功聞之，歎嘆嘆息，而心愈煩。適臺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至數十萬，懼王清算，

業令人將港路密探。於元夕大張花燈、烟火、竹馬戲、綵笙歌妓，窮極奇巧，請王與酋長卜夜歡飲。斌密安雙帆並艍船一隻，泊於附近。俟夜半潮將落，斌假不勝酒，又作腹絞狀，出如廁，由後門下船。飛到廈門，叩見成功。功問其來意，斌曰：『臺灣沃野千里，實霸王之區。若得此地，可以雄其國；使人耕種，可以足其食。上至雞籠、淡水，硝礦有焉。且橫絕大海，肆通外國，置船興販，桅舵、銅鐵不憂乏用。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養，而國可富、兵可強，進取退守，真足與中國抗衡也』。遂出袖中地圖以獻，歷歷如指諸掌；並陳土番受紅毛之苦，水路變易情形。若天威一指，唾手可得。成功聞其言、觀其圖，却如六月中暑得服涼劑，沁人心脾，滿心豁然。起撫何斌背曰：『此殆天之使公授予也！自當重報。汝勿揚聲，吾自有成算』。留斌於內，人莫知焉（評曰：誰料位將盡，翻然一着奇。深藏出意外，晝夜使人疑）。

成功旣納何斌之言，又詳閱其畫圖，知水路不從炮臺前經過，胸中已有成算。次日，大會諸侯伯、提鎮、參軍等文武議事。功曰：『自攻江南一敗，清朝欺我孤軍勢窮，遂會南北舟師合攻。幸賴諸君之力，雖然已敗，但忍終不相忘。故每夜徘徊籌畫，知附近無可措足；惟臺灣一地離此不遠，暫取之，並可以連金、廈而撫諸島。然後廣通外國，訓練士卒，進則可戰而恢復中興，退則可守而無內顧之憂。諸君以爲何如』？宣毅後鎮吳豪起身對曰：『前日藩主曾以臺灣下問，豪已經細稟；非豪之不用命，怎奈炮臺

利害、水路險惡，縱有奇謀而無所用，雖欲奮勇而不能施，是徒費其力也』。功曰：『此常俗之見，不足用於今日而佐吾之一臂也』。黃廷曰：『臺灣地方聞甚廣闊，實未曾到，不知情形。如吳豪所陳紅毛炮火，果有其名。況船隻又無別路可達，若必由炮臺前而進，此所謂以兵與敵也』。功曰：『此亦常見耳』。建威伯馬信曰：『藩主所慮者，諸島難以久拒清朝，欲先固其根本，而後壯其枝葉，此乃終始萬全至計。信，北人也，委實不知。但以人事而論，蜀有高山峻嶺，尚可攀藤而上、捲氈而下；吳有鐵礮橫江，尚可用火燒斷。紅毛雖桀黠，布置周密，豈無別計可破？今乘將士閒暇，不如統一旅前往探望：倘可進取，則併力而攻；如果利害，再作相商，亦未爲晚。此信之管見也』。功曰：『此乃因時制宜，見機而動之論』。豪復執曰：『臺灣實豪屢經之地，豈不知其詳？既知其詳而不阻諫，徒附會其說以誤藩主大事，豪負罪多矣』。諸將議論不一。陳永華曰：『凡事必先盡之人，而後聽之天。宣毅後鎮所言，是身經其地，細陳利害，乃守經之見；亦愛主也，未可爲不是。如建威伯之論，大興舟師前去，審勢度時，乘虛覬便，此乃行權將略也。試行之以盡人力，悉在藩主裁之』。楊朝棟亦倡言可行。功大喜曰：『朝棟之言，可破千古疑惑。着禮官擇日，命世子經監守各島。臺灣非吾親征不可』。議遂定。

是夜二更，成功禱天，效俗出牆背後言，以求徑轍者回。忽聞一婦人有謠曰：『國

五月，黃安、劉俊、陳瑞、胡靖、顏望忠、陳璋等六鎮統船二十隻至臺。功擢黃安爲右虎衛。改赤嵌爲承天府，楊朝棟爲府尹。又設二縣隸之：一天興縣，以祝敬任之；一萬年縣，以莊文烈任之。

總督子經差兵部主事楊榮押送糧餉。軍器豐潤食物到臺，成功聞全臺各島或寧，惟有諸傳東山暴祚，芻蕘暗通賊種，欲反誠。功照發密諭，交楊榮回軍門與洪旭，令行軍調二旗帶全副武器，「若遇令，則無他意；如遇延羅翼，急殺之」。旭授諭，差人往廈山傳諭令：「第二旗帶本部兵，配所坐船隻，即往臺灣」。芻蕘遣眷船欲東。蔡鍇與其部將魏寧、羅桂（寧，佛之孫；桂人，後投誠，官京口總兵；桂，平和人，後投誠，官重慶）謀曰：「不憲藩令來如此之急」。寧曰：「事已八九，豈可牛皮而覆」？桂曰：「恐二旗不尤」！桂曰：「二旗是吾事，爾可速差人往海澄公處爲報」！寧曰：「今夜即去」。桂遣羅羅、陳三將於內，兼人請戰。義列，桂曰：「國姓信讒，以大兄之故（大兄指萬禮。前禮等同輩，以萬人合心，以萬爲姓。萬禮即張禮，死南京。成功四屬，建忠臣廟奉諸死者，以甘傑爲首，次張萬禮。後有人怨禮，言其非戰死，是憑腹水，忙不及去甲，溺死，豈可與降亡將士齒？成功信之，遂懼去）。懷疑我兄第二人。我屢已遣人投誠。我去，汝能保其無恙乎？不如俱去，何如」？義曰：「大兄雖不死於戰而溺於水，實亦沒於王事，非阿私數者等。與汝我何干，而相疑至此？」桂一時無以答。其

道士。甲寅之變，爲浙江總督。江无勦犯衢州，實賴之方。後弃相國）。

七月，張志、黃明緒管事楊高凌雨土番，大肚番阿德阿謫殺高反。成功令楊祖征之。祖與謀叛，中糧餉死。其餘甚懼，欲出擾荷蘭。幼復令黃安、陳瑞二員往征。安設伏誘，遂斬阿德阿謫。撫按檢薦，班師。

八月，揆一王盡出其衆，分水攻赤嵌，陸攻圓山。功令黃安統家眾陞，觀統陳澤等左右戎旗配船合擊。屢敗終日，黃照豐突襲一、小衝三。荷蘭大敗，仍死守其城。

兵部尚書蘇納海至閩，斥棄海為：令黃指揮羅大衛賣，毀鄭氏之祖墳；椎安海「五馬奔江」水葬名，無處尋覓。挖起者，將大杉木削開兩邊，中鑿孔相連，將各屍合在內，用鐵鏈鎖上，外加豺皮。沿途遞解，逢而強收斂。至福州，因差者橫肆無狀，威喝獄官。獄官怒之，以其未奉旨，道詳中止。

十月，鄭芝龍家人伊大器出首龍與子功不時書信往來，謀爲不軌，遂收芝龍。尋而棄龍於燕市，並子弟共十一人。

十一月，成功令宣毅前鎮陳澤同右虎衛左協陳沖，駕小船數十隻，內裝硝礮引火諸物，乘北風燒夾板。又令黃安督衆鋗身夾攻。揆一王分衆禦敵。夾板被燒三隻，死傷甚多，王大煩躁。功見大勝，時荷蘭勢窘，功遣通事李仲入城說揆一王曰：『此地非爾所

有，乃前太師練兵之所。今藩主前來，是復其故土。此處離爾國遙遠，安能久乎？藩主動柔遠之念，不忍加害，開爾一面：凡倉庫不許擅用；其餘爾等珍寶珠銀私積，悉聽載歸。如若執迷不悟，明日環山海，悉用油薪礦柴積壘齊攻。船毀城破，悔之莫及』。王與諸酋長聞之悚然，願罷兵約降，請乞歸國。仲出，覆成功。功允其降，許放歸國。隨將王庫銀兩、火藥、火炮照冊繳納；其餘諸物，悉聽其搬下夾板。

十二月初三日，成功縱揆一王回國。今安平鎮城樓，相傳內有紅毛火藥庫，不敢開，慮其暗用火石，恐一動便發也。後被朱一貴打開，內係銅煩、藥、鉛等項。功以荷蘭去，臺灣平，遂祭告山川神祇，改臺灣爲東都。附紅毛城置第宅，居焉。

初六日，諸謀兵臨成功營門，告勤發月糧扣駁，用小斗。質實，殺府尹楊朝棟、知縣祝敬、兵幹陳伍等示衆。以其叔洪亮之長子鄭省英爲府尹。令黃安監守安平鎮。廩全試總督永天府南北鹽路。自領何氣、馬信、楊軒、無疾齋等。帶銃手三百、捕手三百、弓箭手三百、大刀手二百，備具口糧十日，從新港、目加羅青而還。見其土地平壤膏沃，土番各社俱羅列恭迎（土番俗無跪，蹲下合掌，即此之禮也）。成功偶以絹布，慰以好言，各訝異歡舞。觀其社屋，悉係新茅編竹，架樑而居。雖無土木堅固，實有深林幽麗。計口而耕，不貪盈餘；以布作機，不疾繁織。誠三代以上人民也。由那羅、麻豆、大目降、大武壠、他里霧、半線各處踏勘而回。次日，大會諸機頭、參軍頭等。成功曰

臺灣。謀彼此時人心風氣，可差人到銅山，宣布朝廷德意，並四處招降，以敷其黨羽。倘計割受撫，亦免士卒勞苦；如再抵抗，移制未遲」。將所有夾板船隻盡停廈門，令相與頭目人往臺灣、銅山招降。

鄭經知金軍擒得功，船又無失。遣鄭凱驚誘許朝宗，往浙東招真，大加獎獎。令其暫守浙東，相應恢復廈門。耿繼茂、李寧等官威至銅山，傳宣朝廷撫黨招撫。又密遣忠誠伯洪旭，若生擒鄭經，許請封為閩安侯，鎮守泉州。如倚澧公樣，知笑而卻之。經仍執萬國事例：若欲有獎疋岸，雖死不允。送其首還。

康熙三年甲辰（附永曆十八年）正月，援剿右鎮林順原與施琅善，琅差蔡（徐？）媽持書招之。順統全鎮從鎮海投誠。

二月，忽報守南澳護衛左鎮杜輝勾通潮州鎮海將軍王國化從揭陽港投誠。洪旭見日報諸將叛去，謂經曰：『金、廈新破，人心不一，銅山必難保守。況王、院差官僕僕前來，非爲招撫，實窺探以散人心。今各鎮紛紛離叛，日報無寧晷。當速過臺灣！苟遷移時日，恐變起肘腋，悔無及矣』！經是之。令陳永華、馮錫范送董夫人眷口先行。然後請宗室暨鄉紳商議；如欲相從過臺者，速當收拾，撥船護送；若不願相從者，聽之。時有寧靖王、瀘溪王、魯王世子、巴東王諸宗室等同鄉紳王忠孝、辜朝薦、沈佺期、郭貞

一、盧若騰、李茂春，悉扁舟從行；惟徐孚遠駕船歸華亭。馮澄世船至東碇外，有僕利其財，謀衆船，逼澄世赴水死，入泉州投誠（後甲寅之變，鄭經入據泉州，其僕尚在，被錫范所獲。范親剖其心肝，奠祭澄世）。

三月初二日，盧若騰至澎湖有微恙，不二日死。遺命題其墓曰「自許先生」。後人有詩弔之曰：『世外孤崖托老身，從來自許漢朝臣。十年後死非無意，三代完名信有眞！避地寧爲浮海計？絕周不作採薇人。殘黎在在同聲哭，想像閒時舊角巾』。經馳令周全斌、黃廷二人斷後。

經同洪旭、楊祥等初六夜放洋。初七日午，到澎湖。聞鄉紳盧若騰死，親往哭祭。遂與洪旭踏勘諸島。旭曰：『澎湖乃臺灣門戶，上至浙江、遼東、日本，下通廣東、交趾、暹羅必由之路，當設重鎮鎮守，不可苟且。倘被占踞，則臺灣難以措手足』。經然其議，就媽祖宮設立營壘，左右峙中置烟墩、炮臺，令薛進思、戴捷、林陞等守之，以四閱月更代。初十日，經率大隊過臺灣。

全斌接經諭：『同黃廷斷後』，思與廷、旭有宿嫌，恐過臺爲其所嫉，遂遣心腹將沈吉送其子周智與率泰爲質，泰許封伯爵。吉復命，斌統衆從漳浦鎮海衛投誠（吉字世貞，漳之詔安人。後征雲貴功，官河南參將）。黃廷在銅山接黃梧差陳克竣密書，虞臺灣新闢荒陬，水土不服，亦於是日從漳浦雲霄投誠。耿繼茂、李率泰合疏題請，封周全

斌承恩伯、黃廷慕恩伯。

率泰知鄭經已遁臺灣，即移舟師到銅山。馳令各島暨沿邊百姓，盡移入內地。逢山開溝二丈餘深、二丈餘闊，名爲「界溝」。又溝內築牆，厚四尺餘，高八尺（一丈），名爲「界牆」。逢溪河，用大木樁柵。五里相望，於高阜處置炮臺，臺外二烟墩。二（三）十里設一大營盤，營將、千、把總率衆守護其間。日則瞭望，夜則伏路；如逢有警，一臺烟起，左右各相應，營將各揮衆合圍攻擊。五省沿邊如是。時守界弁兵最有威權：賄之者，縱其出入不問；有睚眦者，拖出界牆外殺之。官不問，民含冤莫訴。人民失業，號泣之聲載道；鄉井流離，顛沛之慘非常！背夫、棄子，失父、離妻，老稚墮於溝壑，骸骨暴於荒野。（有詩爲證：東旭曰：『堂空野鶴呼羣立，門闕城狐引子蹲。墜鉅莫思悲婦女，路隅何處泣王孫？』『盜殘兵慘頻相連，一旦徒移意外傳。鳥雀啄場農事少，麥黃生土主人遷』。『屋殘鬼亦無家哭，烟冷鴟應忍飢過；計却當年籌畫者，書生無淚代悲歌』。附紀：爲書遷移本者泉人張雲章也。不三月，兩目遂盲）。

六月，荷蘭揆一王見諸島既平，徙百姓於內地，嚴立界限以守；而總督又班師回省，是無意渡海攻臺。一時情急，領諸夾板盡入福州港，謁耿繼茂、李率泰，陳其有功前導，用力爭戰，原約合師代彼恢復臺灣。今諸島既平，何不合師？便爾回兵，豈不失信？茂與率泰咸覆以『平諸島，原議合師；但進兵大事，出在朝廷，非我二人敢專也。

前曾有約，自當代爾合疏題請。俟命下之日，然後可興師」以慰之。水師提督施琅以『鄭經遁臺灣，若不早爲撲滅，使其生聚教訓，而兩島必復爲竊據。當乘其民心未固、軍情尙虛，進攻澎湖、直搗臺灣。庶四海歸一，邊民無患』，詳請耿繼茂、李率泰、泰與繼茂見琅詳議妥確，籌畫有方；兼之紅毛又議其不合攻臺灣爽信，遂合疏請題進剿。

七月，鄭經分配諸鎮荒地，寓兵於農。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，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。

八月，改東都爲東寧，天興、萬年二縣爲州。

揆一王守候無期，仍率夾板盡上浙江。順次普陀，登山入寺。見觀音菩薩、羅漢金相，詫曰：『鬼也！』開拔所佩劍砍壞。羣居於內。十月，揆一王引諸夾板欲去舟山。船將出港，忽天昏地黑，雷電閃爍，暴風震雨，波濤澎湃，海中突出「鐵蓮花」，將荷蘭所有夾板刺沈於海，死無遺類（今鐵蓮花遺蹟尚存）。

十一月，部文到，允水師提督施琅統諸投誠官鄭鳴駿、鄭續緒、黃廷、周全斌、楊富、陳麟、楊來嘉、林順等進攻澎湖。琅差快哨，於海外尋揆一王夾板爲先鋒。

十二月，北路土番阿狗讓反。鄭經遣勇衛黃安平復。

臺灣四十年記》（清康熙十九年）正月，鄭經奉文武勅賀水禮於安平鎮。
慎明曰復舊譜云：『某歲因上香祀山，遇此觀音而識。有僧禪製於崇禎甲子，癸卯歲還。』

臺灣外記卷之十（康熙癸亥六月至十二月）

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輯定

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八日，琅與吳英、朱天貴等坐快哨，從虎井過桶盤嶼、內外塹，遙觀賊城各處炮臺並賊船灣泊安所；未時回鯨。奈船多人衆，咸憂無水；偶兵士上八罩，就沙中挖開見水，嘗之味淡，遂挖開數窟，悉是淡水。貓嶼等處亦然。衆大稱異，遂不乏水。十九早，北面黑雲滾滾而起，且風亦微北，浪聲渾動，衆各懷疑。琅仰天祝曰：『皇天當憐沿海人民，受困已極。琅奉命進剿，切不可起暴，祐琅成功』。忽然雷震，衆軍大喜（語云：『六月一雷止九颶，七月九颶從雷來』）。琅加額曰：『皇帝之威靈也』。琅又帶羅士珍、張勝、何應元、劉沛、曾成等各坐趕繪船，從澎湖外汎，由內塹細察形勢。邱輝、江勝見琅船在外颶駛，亦卽浮棹起頭帆。琅望見賊船搖動，立即轉舵放炮，收諸船回踪。

二十、二十一兩日，琅再申軍令：令各船頭所配坐頭將帶衛以及關征千把等官姓名，大書帆上，以便識覈，知其應退。

二十二日，琅命令其六子世續同諸將軍督陳麟、魏明、周濟鄭元堂、周慎經陳、雙

閏六月初四日，馮錫范與諸鎮商議，欲往征呂宋，兵弁遂恃強橫爲，訛言四起：『當大搶掠而去』。是以百姓驚惶，晝夜不安。國軒聞知，向范曰：『欲攻呂宋，雖是良策，可行於澎湖未失之前。今澎湖已失，人心懷疑，苟輜重在船，一旦兵弁利其所有而反目，尊公之前車可鑑也』（范父澄世，於甲申年在銅山欲過臺，其僕利其財，遂與諸船衆謀殺澄世，別往投誠）。范曰：『如此奈何？應分兵死守』？軒曰：『衆志瓦解，守亦實難；不如舉全地版圖以降？量清朝恩寬，必允赦宥』。范曰：『公言差矣！我二人受寄託之重，一旦請降，豈不爲萬世羞』。軒曰：『公當細思，戰則難料，降則易安』。議論未定，忽琅遣國軒原副將坐營曾蜚前來招撫，許保題軒現任總兵。軒意遂決。啓克塽，命禮官鄭平英等詣澎湖軍前納款。范撓其事者再，軒攘之曰：『昔者張、卡二使至島議撫，則議不稱臣，以致兩島流離！今春黃朝用至臺再撫，則議不削髮，又致澎湖喪師。皆係公之操持不定！當此之際，尚且狐疑；倘一朝變起蕭牆，將奈何？從來識時務者爲豪傑；大事已去，當速順天』！錫范無以答。時臺中諸將密納款獻臺者，不止一、二人。

軒啓塽，命禮官詣澎湖納款。范撓其議，塽曰：『本藩年穉，未諳軍旅；第承繼不久，一旦降人，捫心歎然。揆之天時人事，悉已順於清朝，若不見機，恐有不測，反爲

大丈夫之羞。今全舉版圖，清朝寬恩仁慈，未必深加罪譴』。軒立調鄭明等登岸，撥兵監守鄭氏子侄親疏，恐其漏脫遺禍。卽令鄭德瀛修進降表曰：『延平王佩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奏：論域中有常尊，歷代紹百王爲得統；知天意有攸屬，興朝宅九土以受符。誠五德之推移，爲萬彙所瞻仰！伏念先世自矢愚忠，追懷前代之恩，未沾盛朝之澤。是以臣祖成功，華路以闢東土；臣父經，靺韜而雜文身。寧敢負固重險，自擬夜郎？徒以保全遺黎，孤棲海角而已。茲伏遇皇帝陛下，高覆厚載，仁育義懷！底定中邦，如旭日升而普照；掃擴六字，雖浮雲翳而乍消。苟修文德以來遠人，寧事勝心而焚海國？乃者舳艤西下，自揣履蹈之獲愆；念此血氣東成，無非霜露之所墜。願行何敢再逆，革心以表投誠也。昔也威未見德，無怪鳥駭於虞機；今者誤已知迷，敢後麟遊於仁圃？伏願視天地民物爲一體，合象胥寄棘於大同。遠柔而邇寧，形民固無心於醉飽；貳討而服舍，依漁自適性於淵泓。夫且問黃耇之海波，豈特誓丹誠以皦日已哉？臣無任瞻天仰聖，激切辭營之至！謹奉表稱進以聞』。又修書與施琅曰：『側聞大將軍擅蓋世之名久矣，愚懵無從攀仰！遠避外荒，株守先祀，初未嘗妄生矯端！不虞樓船迅烈，震我門庭，僕知過矣！卽不敢期將軍之深爲布護，獨不爲桑梓生靈繫念耶？順天之命，謹奉國制而遵勅諭，永爲屏翰。蓋東寧遠在炎荒，若服而舍之，使守先祀，猶足以昭大同而靖南徼。茲遣協理禮官鄭平英、賓客司林維榮齎表赴轅門，祈鑑眞誠，奏達宸聰！倘邀僉眷，

實荷大德！更有不逮，惟祈指南。臨楮曷勝翹瞻』！劉國軒亦致書與琅曰：『澎湖之捷，已知天意有在矣。敝員曾蜚荷恩釋回，誦老親臺盛德諄諄，爲萬靈造福，感念不淺！今藩主不憚屈折，繕表以成鴻勳。老親臺標名銅柱，其立威甚遠，而持心甚厚，此又伏波所不逮者也！茲耑員以聽提命，其中款曲有未合節，煩爲指示，尤所厚望！臨楮無任依馳』！

初八日，卽差鄭平英、林維榮齎降表暨與琅書，劉國軒差朱紹熙、曾蜚同行，坐雙帆艦船二隻，過澎湖見琅，欲削髮稱臣，仍居臺灣，永爲朝廷屏翰。琅曰：『此議若澎湖未戰之先，傾心向化，本軍門自當與督、撫合疏題請。今門戶已破，勢窮事逼，始着爾等前來求撫，明係詭譎，非出眞誠！況本軍門奉命專征進剿，汝主果有眞心，當令劉武平、馮忠誠二人親詣軍前，將臺灣人民、土地悉入版圖，候旨定奪。如有別議，惟有誓師而已』。卽將鄭平英、林維榮咨送督、撫，立遣曾蜚、朱紹熙二人仍回臺灣傳諭。

遂上疏曰：『爲僞藩專差齎書求撫，據情具題，仰祈睿鑑事。竊照臣奉命專征，整頓舟師，於六月十六至二十二日在澎湖，連日與賊鏖戰，炮火兩點。仰賴皇上威靈、官兵用命，渠鎮賊夥，俱被焚殺殆盡，遂克取澎湖三十六島。業於六月二十六日繕疏恭報外，擬乘勝長驅，搗入臺灣，如摧枯拉朽。惟大小戰船被炮打損，破壞甚多。臣姑將次號之船可以補葺者，載送炮傷官兵，回廈調理；將船整固，令其順載柴米火藥弓矢，前來

澎湖，以急軍需。至打壞鳥船，見泊澎湖，即當用工修葺。所需木料、油灰、釘鐵、棕麻等項匠作各項，爲數不少，刻在要需，誠難稍緩。臣治師遠島，祇恐呼應不靈，隨於閏六月初三、初六等日移咨督臣，亟行採備；仍備八槳船料一百隻，一併檄委漳州海防同知王錫九督運，解到澎湖，以應整葺製造，用濟我師到臺灣穿淺入港，渡載官兵登岸之用。至於臣標水陸鎮營被炮傷死官兵三百餘員名、煩傷一千八百餘員名。陣傷之兵，雖給資醫治，未能痊可荷戈。臣計進剿臺灣之時，宜留大鳥船二十隻、趕繪雙帆船三隻，共五十隻；應用官兵四千員名留守，屯劄澎湖，以爲兩頭聲援策應。然新附投誠兵衆，未便遽用；而征兵不足，禦剿乏人，業併咨移督臣，選調精壯陸師官兵四千員名前來補用，聽命調遣去後。臣雖殫力疾呼，尤慮汪洋風濤遠隔，實爲獨力難支。惟分撥船兵在於八罩、將軍澳、南大嶼、東西甘吉、龍門港、吼門、吉貝嶼等島，倍加巡瞭，以扼其吭。乃殘孽敗遁之餘，見臣水陸官兵逼臨門庭，安插投誠，撫綏地方，民人樂業，鷄犬不驚。臺灣兵民，聞之俱各解體。此閏六月初八日，僞藩鄭克塽、巨魁劉國軒差僞禮官鄭平英、僞賓客司林維榮、僞員曾蜚、朱紹熙等齎具降表一道並與臣書二封、另致督臣書二封，駕趕繪雙帆船二隻，到澎湖臣軍前納款，請降待命。惟馮錫范與鄭克塽欲求原居臺灣，承祀祖先，照管物業，懇臣指示。臣思此議未妥。若在未進師撲剿之時，逆孽早歸來降，當爲題請。今澎湖既得，窮逼之際，始差鄭平英等前來求撫，明係

詭譎緩兵之計，難以遽信。臣任專征，止宜主剿、不宜議撫。將鄭平英、林維榮二員並書二封咨送督臣看守，候旨定奪。查鄭克塽年尚幼稚，未諳大體；操縱指揮，權皆出於劉國軒、馮錫范二人。茲特令曾蜚、朱紹熙回臺灣傳諭：若果真心投誠，必須國軒、錫范二人來臣軍前面降，將人民、土地悉入版圖，其僞官兵遵朝廷安輯。若僞藩等悉如臣言，臣當體皇上好生之德，以拯數十萬之生靈，具疏題請我皇上赦其前罪，畀之新恩，勅行督、撫二臣撫綏安撫。臣因船隻被炮擊壞，暫在整葺，未得乘勝搗剿。其所要需船料匠作，俟解到，卽晝夜兼工整造。若船隻修備，風信稍利，殘孽若不從臣之議，卽督師進發。當此國軒一戰敗遁，魂落魄喪，臺灣人民風鶴草木皆兵之際，無難殄滅，淨盡根株，以慰宸衷。謹將僞藩鄭克塽原具降表及鄭克塽、劉國軒致臣原書進上御覽，恭聽睿裁，迅賜勅旨！其鄭克塽所致臣書，茫然拆閱，乃臣之罪！緣係恭報僞藩求撫事宜，貼黃難盡，伏乞皇上全覽施行！爲此具本，謹密題請旨』。

十六日，曾蜚、朱紹熙二人回帆，到臺灣見塽、國軒、錫范，備述琅言：如有不依，惟當誓師決戰。塽茫然而躊躇。七月初五日，軒啓塽曰：『人心風鶴，守則有變；士卒瘡痍，戰則難料。當請降聽天，勿貽後悔』！塽從之，令鄭德瀟再修降表曰：『延平王佩招討大將軍印臣鄭克塽謹奏：爲舉國內附，仰冀聖恩事。竊臣生自海邦，稚懵無識；謬繼創垂之緒，有乖傾向之誠。邇者樓船西來、旌旗東指，簞壺爰迎於周旅，干羽煩

舞於虞階。自省重愆，誠爲莫贖！然思皇靈之赫濯，信知天命有攸歸。逆者亡，順者昌，乃覆載待物之廣大；貳而討，服而舍，諒聖玉與人之甚寬。用遵往時之成命，爰邀此日之殊恩；冀守宗祧以勿失，永作屏翰於東方。業有降表具奏外，及接提督臣施琅來書，以復居故土，不敢主張。臣思既傾心而向化，何難納土以輸誠？茲特繕具表章，並延平王印一顆、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、忠誠伯臣馮錫范印一顆，敬遣副使劉國昌、馮錫韓齋赴軍前，繳奏版籍、土地、人民，待命境上。數千里之封疆，悉歸土宇；百餘萬之戶口，並屬版圖。遼海而南，永息波濤之驚；普天之下，均沾雨露之濡。實聖德之漸被無方，斯遐區之襁負恐後。獨念臣全家骨肉，強半孺呱；本係南人，不諳北土。合無乞就近閩地方，撥賜田莊、廬屋，俾免流移之苦，且獲養贍之資；則蒙高厚之生成，當誓丹青以啣結。至於明室宗親，格外優待；通邦士庶，軫念綏柔；文武諸官，加恩遷擢；前附將領，一體垂仁。夙昔結怨，盡與捐除；籍沒產業，俱行賜復。尤當廣推寬大之仁，明布維新之令。使夫羣情允愜，共鼓舞於春風；萬彙熙恬，同游泳於化日。斯誠微臣無厭之請，邀望朝廷不次之恩者也！爲此激切具本奏聞，伏候勅旨』。十一日，差錫范胞弟兵官馮錫圭、工官陳夢煥、國軒之弟國昌，錫范又遣其胞弟錫韓同曾蜚、朱紹熙，坐趕繪船再到澎湖。

二十三日，琅率吳英、國軒等踏勘南北二路，見其山川峻陝，土地瘠腴，茂林修竹，人烟稀少，且番民雖為耕種，實海內之難鎮。若墾而不守，則將來不但有小竊據，亦必為紅毛所圖；其距省地方，又不能否閑一省。自當開墾，以作邊防屏障。二十六日，琅回。二十八日，即誅朱相等諸宗室豫船軍過廈門，咨交督、撫安插。

九月初一日，國軒面琅請曰：「臺灣業已安平，交公料理。軒當可久居於此，以生外調？宜單騎進京陛見，生死付之朝廷」。琅是之，即撥船與之。初六日，國軒赴克旗、關帝等，先渡海。至省，見皆驚，金鐵，馳驛進京。琅一面發還各署難民，又撥船讓送鄭克旗、馮錦程、洪蟲、陳國武、劉國昌、何祐、林際、李茂等諸文武眷口過廈，聽旨聖安插。國軒至京陛見，聖祖大悅，即授爲天津衛總兵。迨鄭克旗、馮錦程到京陛見，授克旗正黃旗護軍公、錦程正白旗護軍伯，賜第宅居京師。

十一月，琅見諸凡業已就緒，遂將臺灣地方交吳英總統把守。二十二日，夏節、董彭禪、巡檢調理。二十五日，親祭陣亡諸將士。二十六日，開船，是夜放洋。二十七日，午刻到廈門。

十二月初一日，琅往福建省，與部堂蘇、督、撫會議臺灣棄留。衆以留恐無益，棄虞有害，各議不一。琅遂決意主留，題疏曰：『題爲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，仰祈睿鑒裁奪事。竊照臺灣地方，北連吳會，南接粵嶺，延袤數千里，山川峻峭，港道纡迴，乃江、

浙、閩、粵四省之左護。隔離澎湖一大洋，水路三更餘遙。查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，出汛至澎湖而止，水道亦有七更餘遙。臺灣一地，原爲化外，土番雜處，未入版圖也；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，已不下萬人。鄭芝龍爲海寇時，以爲巢穴。及崇禎元年，芝龍就撫，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。紅毛遂聯絡土番，撫納內地人民，成一海外之國，漸作邊患。至順治十八年，爲海逆鄭成功所踞；糾集亡命，挾誘土番，荼毒海疆，窺伺南北，侵犯江、浙。傳及其孫克塽，六十餘年，無時不仰厪宸衷。臣奉旨征討，親歷其地，備見野沃土膏，物產利溥，耕桑並耦，漁鹽滋生，滿山皆屬茂林，遍處俱植修竹，硫磺、水藤、糖蔗、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向之所少者，布帛耳；茲則木棉盛出，經織不乏。且舟帆四達，絲縷踵至；飭禁雖嚴，終難杜絕。實肥饒之區，險阻之城。逆孽乃一旦凜天威、懷聖德，納土歸命，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，資皇子；善後之計，尤宜周詳！此地若棄爲荒陬，復置度外，則今臺灣人居稠密，戶口繁息上東南之保障，永絕邊海之禍，豈人力所能致哉？夫地方旣入版圖，土番、人民皆屬赤子；善後之計，尤宜周詳！此地若棄爲荒陬，復置度外，則今臺灣人居稠密，戶口繁息

，農、工、商、賈一行徙棄，安土重遷，失業流離，殊費經營，實非良策！況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，非閱數年，難以報竣。使渡載不盡，苟且塞責，則該地之深山窮谷竄伏潛匿者，實繁有徒，和同土番從而嘯聚，假以內地之逃軍閑民，急則走險，糾黨爲祟，造舟制器，剽掠濱海。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，固昭然較著者。甚至此地原爲紅毛聚

處，無時不在涎貪，亦必乘隙以圖。一爲紅毛所有，則彼性狡黠，所到之處，善能鼓惑人心；重以夾板船隻，精壯堅大，從來海外所不敵。未有土地可以托足，尙無伎倆；若再得此地，數千里之膏腴，復附依泊，必倡合黨夥，窺竊邊場，逼近門庭。此乃種禍後來，沿海諸省，斷難晏然無虞。爾時，復動師遠征，兩涉大洋，汪波不測，恐未易再建成效。如僅守澎湖而棄臺灣，則孤懸海中，土地單薄，界於臺灣、遠隔金廈，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？是守臺灣，即所以固澎湖也。臺灣澎湖一守，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，各相犄角，聲氣關通，應援易及，可以寧息。況昔日鄭逆之所以得負抗逋誅者，以臺灣爲老巢、以澎湖爲門戶，四通八達，游移肆虐，任其所之；我之舟師往來有阻。今地方旣爲我得，在在官兵星羅碁布，風期順利，片帆可至，雖有奸萌不敢復發。臣業與部臣蘇拜、撫臣金鎔等會議之中，部臣、撫臣以未履其地，未敢造次；臣閱歷周詳，不敢違議輕棄者也。伏思皇上建極以來，仁風遐揚、威聲遠播，四海賓貢、萬國咸寧！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，莫不臣服！以斯方拓之土，奚難設守以爲東南之藩籬？且海氛旣靖，內地溢設之官兵，盡可陸續汰減，以之分防臺灣、澎湖兩處。臺灣設總兵一員、水師副將一員、陸師參將二員、兵八千名；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、兵二千名。通共計兵一萬名，足以固守，又無添兵增餉之費。其防守總兵、副將、參、遊等官，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，無致久任，永爲成例。在我皇上優留重祿，推心置腹；大小將弁

誰不勉勵竭忠？然當此地方初闢，該地正賦、雜餉，殊宜蠲豁。現在一萬之兵食，權行全給；三年後開徵，可以佐需。抑且寓兵於農，亦能濟用，可以減省，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。蓋籌天下之形勢，必求萬全。臺灣雖屬外島，實關四省之要害。勿謂彼中耕種，猶能少資兵食，固當議留；卽爲不毛荒壤，必藉內地輓轉運輸，亦斷斷乎其不可棄！惟棄留之際，利害攸關，恐有知而不言之愆。如我朝兵力，比於前代，何等強盛！當時封疆大臣，無經國遠猷，矢志圖賊；狃於目前苟安爲計，遷五省邊地以避寇患，致賊勢愈熾而生民顛沛。往事不臧，延禍及今，重遺朝廷宵旰之憂。臣仰荷皇恩，天高地厚；行年六十有餘，衰老餘生，頻虞報稱末由。熟審該地形勢，而不敢不言。蓋臣今日知而不言，至後世萬一滋蔓難圖，竊恐皇上責臣以緘默之罪，臣又焉所自逭？故當此地方削平，定計去留，莫敢擔承，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，留之誠永固邊圉。會議之際，臣雖諄諄極道，難盡其辭。在部臣、撫臣等耳目未經，又不能盡悉其概。是以臣於會議具疏之外，不避冒瀆，以其利害，自行詳細披陳。但事關朝廷封疆，重大，棄留出自乾斷！外臺灣地圖一張，附馬塘遞進御覽。緣係備陳臺灣去留事宜，貼黃難盡，伏乞皇上睿鑑全覽施行！」聖祖覽琅疏，下部議。議：臺灣僞爲承天府、萬年州、天興州，今改爲臺灣府，轄三縣：以附郭爲臺灣縣，南路爲鳳山縣、北路爲諸羅縣（一本作『令改爲嘉義縣』，又於淡水增設彰化一縣）。仍設道官一員，兼轄廈門地方；又在於一萬額制兵內撥

出五百多名、守備一員，轄之，爲道標。其營制陞轉額設，悉依施琅所議。議上，奉旨：『依議』。遂收入版圖，設置學宮教化，永爲海外文物富饒之邦矣。（東旭詩曰：新闢天南海外方，人民安堵不須忙；雨順風調昇平福；一統山河帝祚長！附紀：廈門鼓浪嶼當於萬曆甲辰三月初十日雷震一石，其文曰：『草鷄夜鳴，長耳大尾。銜鼠干頭，拍水而起。殺人如麻，血成海水。揚眉於東，傾陷馬耳。生女滅鷄，十倍相倚。志在四方，一人也爾。庚小熙皞，太平伊始』。當時人多不解其意。今事後，方覺其「草雞夜鳴，長耳大尾」，湊來是鄭字，應在鄭芝龍也。「銜鼠干頭」，天干之頭是甲、銜鼠是子，成功是甲子年生也。「拍水而起」是應成功之踞金、廈。「殺人如麻，血成海水」，是應成功之征戰害民。「揚眉於東」，是應成功之踞臺灣。「傾陷馬耳」，是應「馮」字，言馮錫范專權。「生女滅雞，十倍相倚」；「十倍」爲「兆」、「生女」合成「姚」字，應在姚啓聖。「志在四方，一人也爾」，合之爲「施」，應施琅也。「庚小熙皞」，庚小爲「康」字，應在康熙癸亥年之平山海爲一。而「太平伊始」，實賴姚、施二人之功。觀此，可見沿海遭刦數十年者，莫非天也，人復何憾焉！余甲子仲冬至臺灣，曾有一律曰：霸氣已消王氣興，荒夷圖入版圖名；升沉有數干戈息，禮樂無私教化行。月冷雄魂應塗淚，史香吊鬼豈虛聲。看來世事皆前定，白日寒雲不勝情（吊鬼指寧靖王）。